



□ 12
1326
35



孟子全集

卷之十一

告子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任平聲

任國名

趙氏曰任薛同姓國在齊楚之間

屋廬子名連孟子弟子也

色與禮孰重

任人復

扶又問也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
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
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迎去聲於如字

何有不難也

朱子曰不親迎則得妻如古者國有凶荒此法蓋貧窮不能備親迎之禮法許如此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揣初反

本謂下末謂上方寸之木至卑喻食色岑

鋤深反

高銳似山者至高喻禮若不取其下之平而升寸木於

岑樓之上則寸木反高岑樓反卑矣

慶源輔氏曰物之不齊周當揣其本

以齊其末不可只據其末以定其高卑

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

鈞帶鈞也金本重而帶鈞小故輕喻禮有輕於食色者

羽本輕而一與多故重喻食色有重於禮者

慶源輔氏曰物固有

重而有輕然重者少而輕者多則輕者反重而重者反輕矣

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

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翅與啻同古字通用施智反

禮食親迎禮之輕者也飢而死以滅其性不得妻而廢

人倫食色之重者也奚翅猶言何但言其相去懸絕不

但有輕重之差而已

楚宜反

往應之曰紛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紛則不得食則

將紛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

則將摟之乎

紛音軫摟音婁

紛戾也摟牽也處聲予處女也此二者禮與食色皆其

重者而以之相較則禮為尤重也○此章言義理事物

其輕重固有分法聲然於其中又各自有輕重之別列

反聖賢於此錯綜反子宋斟酌錯綜分經緯也斟斟毫髮不差

固不肯枉尺而直尋亦未嘗膠柱而調瑟史記廉頗相如傳趙孝

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使廉頗將兵固壁

不戰王信秦之間言使趙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

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

合變也註瑟每一絃有一柱旋移變而取聲音之和今

以膠定其柱不使變所以斷丁亂之一視於理之當然

而已矣朱子曰禮之大體固重於食色矣然其間事之

明義精者為能權之而不失耳權之不失是乃所以全

禮之重而深明食色之輕也觀於寸木岑樓之喻孟子

之意可見矣○南軒張氏曰食色雖出於性而其流則

以善性苟無禮以止之則將何所極哉禮之重於食色

固不待較而明矣惟夫汨於人欲而昧夫天性於是始

有禮與食色孰重之疑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之

說於聖賢處事之權度固已得其要矣苟或義里未精

權度未審則於凡事膠轕難辨之際巧者必至於和尺

而直尋拙者必至於膠柱而調瑟終不得夫時措之宜

也○新安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禮則天理

所以防閑人欲者也禮本重食色本輕固自有大分也

然亦不可拘拘於禮文之微者又常隨時隨事而酌其

中焉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喻夫禮之經亦未嘗膠

柱謂聖賢固不肯枉尺直尋以喻夫禮之經亦未嘗膠

無食而將死必不可奪兄之食而違敬兄之禮婚娶禮

也雖至於絕嗣必不可擄人之愛子而違婚娶之禮人

蓋異端之徒棄禮法而譏侮之者故孟子止就其所

言食色二者使之自權其輕重而自思之蓋不屑之教

也論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

趙氏曰曹交曹君之弟也人皆可以為堯舜疑古語或

孟子所嘗言也朱子曰孟子道人器可以為堯舜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句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曹交問也食粟而已言無他材能也

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

為平

匹字本作鳴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鴛鴦是也記

禮庶人之醵匹注匹讀為鴛野鴨曰鴛家烏獲古之有鴨曰鴛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

力人也能舉侈千鈞趙氏曰恭武王好以力為力士烏獲至大官○新安陳氏曰為之一

字為此章之要所謂弗為耳及下文所不為也皆與為之而已一句相應而行堯之行與歸而求之也皆與為皆所以為之也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以譬能為堯舜之事是亦為堯舜也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弟音

憚先去聲夫音扶

陳氏曰孝弟者人之良知良能自然之性也堯舜人倫

之至亦率是性而已豈能加毫末於是哉慶源輔氏曰堯舜不過率

是性而充其量非有所增益於性分也楊氏曰堯舜之道太矣而所以為

之乃在夫音扶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

姓蓋日用而不知耳

和靖尹氏曰堯舜之道止於孝弟

舜之道孝弟而已這是對那不孝不弟序說孝弟便是堯舜之道不孝不弟便是桀紂○南軒張氏曰人性莫

大於仁義仁莫先於愛親義莫先於從兄此孝弟之道所由立也蓋得孝弟則仁義亦無不盡是則堯舜之道豈

不可以一言蔽之乎人孰無是心哉顧體而充之何如耳○慶源輔氏曰陳氏就孝弟上說而極於堯舜之聖

楊氏是就堯舜上說而本於孝弟之近二說互相發也所謂百姓蓋日用而不知者其警發於人尤為切至也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

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並去聲

言為善為惡皆在我而已詳曹交之問淺陋麤反胡率

慶源輔氏曰此指其以身之長短與湯文較也人皆可以為堯舜豈謂是歟必其進見之時

禮貌衣冠言動之間多不循理故孟子告之如此兩節

云覺軒蔡氏曰孟子以人皆可為堯舜所以誘曹氏之進也然亦豈謂不假脩為而即可為堯舜耶勉之以

孝弟又勉之以衣服言行之間固不以難而沮人亦不以易而許人惜乎曹交之不足以進此也○新安陳氏

曰上一節告以徐行疾行此一節告以衣服言行皆是就其病之切處箴教之

曰交得見於鄰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

假館而後受業又可見其求道之不篤慶源輔氏曰此亦是富貴者之

習氣都未知那居無求安之味在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

餘師夫音扶

言道不難知若歸而求之事親敬長上聲下同之間則性分

聲之內萬理皆備隨處發見反形向無不可師不必留此

而受業也先問學莫難於知道故欲脩身者必以致知為
曰道之精微固難知也然始學言之則如是不為而為者
如是而為者如是不為者如是不為者如是不為者
背之問豈不明而易知乎故知云者亦曰即其已行之
知而推致之耳○慶源輔氏曰道若大路然人所共由
者也初匪難知但患人蔽於私役於氣自暴自棄而不
肯求耳誠能即其孝親弟長之良知良能而翹其自
之性則一性之中萬理皆備日用之間隨所感處無不
發見而察之而體之則師不必求於外而得道不必索
於外而
○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
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蓋孔子餘力學文之
意亦不屑之教誨也朱子曰曹交識致凡下又有挾貴
之者亦極親切非終拒之也○新安陳氏曰可為堯舜
在性分不在形體交以形體以聖人言陋矣孟子所答
全章之要在為之而已○中言行堯之行以躬行言也未
言豈難知與病不求歸求以求知言也求知以開其為

之端躬行以盡其為之之實則所謂可為堯舜者必
真能為之安有不假脩為而可安坐以至堯舜之理耶
徐行尤易能故先只言徐行之第而後總以孝弟言之
有餘師非謂人師也如先儒所謂學者當以已心為嚴
師之意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弁音

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篇名周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
臼又得褒姒傭生伯服而黜申后廢宜曰於是宜曰之
傳為聲去聲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也南軒張氏曰
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

曰國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

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亦反夫音扶關與管同射食

固謂執滯不通也為猶治也越蠻夷國名道語也親親之心仁之發也新安陳氏曰小弁之事人倫之大變宗社傾覆繫焉如之何勿怨是其怨乃所以見親親之心蓋愛親之仁之發見者也

曰凱風何以不怨

凱風邶反蒲味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新安陳氏曰母生七子而寡不能安其室七子作詩不敢非其母引罪自責謂子不能慰母心使母不安以感動之也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

磯水激石也不可磯言微激之而遽怒也朱子曰口親之地之大和矣父子之至愛居此而不怨焉則是坐視其親之陷于大惡愬然不少動其心而父子之情益薄矣此之謂愈疏親之過小則特以一時之私心而少有虧于父子之天性若此而遽怨焉則是水中不可容一激石一有激石則叫號而遠怒矣此之謂不可磯故一者均為不孝也○南軒張氏曰小弁凱風其事異故其情其辭異當小弁之事而怨慕不形是漠然無親當凱風之事而怨慕形是歸過於親皆失親親之義而賊夫仁矣故皆以不孝斷之怨一也○小弁之所存則為天理由高子之所見則為人欲不可不察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趙氏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反，免息呼吸氣通於親。新安陳氏曰：此推其未生以前深味之。當親而疏，同怨慕。號，聲。天是以愛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問說詩者皆以小弁之意與舜小弁之怨未足為怨也。怨慕同，竊謂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後面君子兼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與舜怨慕之意似下同。朱子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到得舜地位，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未可與舜同日語也。雲峯胡氏曰：七情中有哀而無怨，怨出於哀，哀之切故怨之深。雖程子嘗論小弁之怨與舜不同，然皆出於人情之至痛而天理之至具者也。

○宋牼將之楚，孟季遇於石丘。楚姓，輕名。石丘地名。

曰：先生將何之？

趙氏曰：學士年長，上聲者故謂之先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

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

時宋牼方欲見楚王，恐其不悅，則將見秦王也。遇，合也。

按莊子書有宋鈞，刑堅者，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音

下教。強，古活。聒，反。不，上聲。舍，子天。下，音。疏，去聲。云齊宣王時

人以事考之，疑即此人也。構古候反，合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如何？曰：我將言其

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徐氏曰。能於戰國擾攘之中。而以罷兵息民為說。其志可謂大矣。然以利為名。則不可也。蔡氏曰。宋慳在當時。故孟子以先生呼之。而猶不免溺於利害。之私。蹊不知仁義之正道。世俗俗可知矣。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王去聲。

此章言休兵息民為事則一。然其心有義利之殊。而其效有興亡之異。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之也。南軒張氏曰。古之謀國者。以義理。不以利害。此天理人欲之所以分。而治忽所由係也。說之以利。使其能從。亦利心耳。罷兵雖息一時之患。而徇利實傷萬世之彝。○西山真氏曰。戰國交兵之禍。烈矣。宋慳一言而罷之。豈非生民之福。而仁人之所甚願者哉。顧利端一開。君臣父子兄弟。天抵皆見利而動。其禍又有甚於交兵者。是以聖賢不得不嚴其防也。○新安陳氏曰。以利說二王。而罷兵。若足為斯民幸矣。然上下皆懷利以相接。以將有滅亡之禍。是利未得而害已甚矣。以仁義說二王。而罷兵。上下皆懷仁義以相接。則仁必愛親。義必急君。雖不言利。而仁義之利自在其中矣。此章大意與首篇首章相似。利端一開。利心競熾。而大倫將不暇顧。其禍有甚於交兵者。交兵不

過殺人身耳。言利則必盡害人心。孟子此章於過人欲存天理尤嚴焉。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

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

趙氏曰季任任君之弟任君朝潮音會於鄰國季任為去聲

之居守其國也儲子齊相也不報者來見則當報之但

以幣交則不必報也朱子曰初不自來但以幣交未為非禮但孟子既受之後便當來見

而又不來則其誠之不至可知矣故孟子過而不見施報之宜也亦不屑之教誨也。慶源輔氏曰來見則禮

意重幣交則禮意輕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

曰連得間矣

屋廬子連其也知孟子之癡上聲此必有義理故喜得其間

隙而問之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之為

去聲下同與平聲

言儲子但為齊相不若季子攝守君位故輕之邪俗作耶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

書周書洛誥之篇享奉上也儀禮也物幣也役用也言

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則是不享矣以其不用志于享

故也蔡氏曰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

為其不成享也

孟子釋書意如此新安陳氏曰幣物有餘而禮儀不足是謂其所貪在物雖禮意不足無妨乃是雖有享之名而不成享之禮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

陸徐氏曰季子為聲君居守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則以

幣交而禮意已備儲子為齊相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

來見則雖以幣交而禮意不及其物也慶源輔氏曰不則制於禮者欲為而不可簡於禮者可為而不欲君子之所為一視其禮意之輕重而行吾義而已○覺軒蔡氏曰此章見孟子於禮意之間是吾之際權衡輕重各稱其宜如此然皆以幣交而皆受之豈孟子當時亦有幣交之禮而季子儲子皆非惡人亦有可受之理與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先後為皆

去聲

名聲譽也實事功也言以名實為先而為之者是有志於救民者也以名實為後而不為者是欲獨善其身者也先後並如字名實未加於上下言上未能正其君下未能濟其民也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者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惡趨並

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謂慶源輔氏曰無私心以行諸

內外而言人固無私心而行事不合天理者唯仁則

師說以為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子之為仁者無私

以為當理而無私心此直指夫仁楊氏曰伊尹之就湯

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湯豈有伐桀之意

哉其進伊尹以事之也欲其悔過遷善而已伊尹既就

湯則以湯之心為心矣及其終也人歸之天命之不得

已而伐之耳若湯初求伊尹即有伐桀之心而伊尹遂

相聲之以伐桀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

聖人之心哉

擇了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

不得不如也○取子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皆稱聖人出

於仁之一端莫非仁也三子者各以是成性故得稱仁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二子之中引楊氏說獨詳於伊

尹者如夷車不屑就下屑去其迹甚易明惟伊尹有夫

又有就其心未

易識故詳之

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

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公儀子名休為魯相轂子柳泄柳也削地見侵奪也鬲

譏孟子雖不去亦未必能有為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

何可得與與聲

百里奚事。形旬前篇新安陳氏曰亡則何止乎削故

賢在也。否則如虞之亡求削而不可得矣。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繇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祀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髮未嘗觀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髮必識之。華去聲。

王豹。衛人。善謳。淇水名。繇駒。齊人。善歌。謳聲有曲折也。歌長言也。高

唐齊西邑。華周。祀梁。二人皆齊臣。戰死於莒。音舉。其妻哭

之哀。國俗化之。皆善哭。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寡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

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代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梁戰死。妻行迎喪。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故。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闕殺二十七人而死。髮以此譏孟子仕妻聞而哭。城為之隍。而哭為之崩。齊無功未足為賢也。

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未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同。不識也。稅音脫。為肉為。

無之為去聲。按史記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夫攝事。齊人聞而懼。於是女樂遺魯。魯君季桓子與魯君往觀之。怠於政事。

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饋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聖人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燔肉行其見幾聲明決而用意忠厚固非眾人所能識也然則孟子之所為豈冕之所能識哉○尹氏曰淳于髡未嘗知仁亦未嘗識賢也宜乎其言若是張氏曰孔子之去魯非孟子發明於此後世亦未知也○慶源輔氏曰觀孟子引孔子之事以答淳于髡則孟子之去齊亦必有所為而不欲言之者矣○汪氏曰為肉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蓋不能用聖人而曉聲色君

之大罪燔肉不至君之微罪若不以微罪行而著君之罪則為不仁苟去則為不義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新安陳氏曰冕本辯口滑稽之徒始謂孟子去齊而未仁孟子答以夷惠伊尹或去或就皆仁也又謂有賢則必識之孟子答以夫子之去魯亦豈冕所能識哉反覆言古人事末方以君子自擬以眾人指冕冕雖譏孟子未立功而去而孟子所以去齊之故終不自言以顯齊王之失亦見幾明決而用意忠厚焉自謂所願則學孔子今觀其進退語默宛然孔氏家法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趙氏曰五霸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武也丁氏曰唐蘇州人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趙氏曰丁氏說本杜預春秋傳○新安陳氏曰魯王道衰伯

圖盛人惟知五伯之功豈敢議五伯之罪惟孟子崇王賤伯故以三王律五伯而名其為罪人焉五伯宜從前

說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控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攘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音朝

潮辟與關同治去聲

慶賞也益其地以賞之也培克聚斂力驗也讓責也移

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也討者出命以討其罪而使方

伯連帥帥上所類反諸侯以伐之也伐者奉天子之命

聲其罪而伐之也攘牽也五霸牽諸侯以伐諸侯不用

天子之命也新安陳氏曰無三如此使自入其疆至則

有讓言巡狩之事自一不朝至六師移之言述職之事

南軒張氏曰天子入諸侯之國首察其土田次詢其賢才蓋為國之道莫先於農桑莫要於人才也

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

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

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

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

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鞞音狄好

聲去

按春秋傳去聲僖公九年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新安陳氏曰威信服也壹明天子之禁樹立也已

立世子不得擅時戰反易初命三事所以脩身正家之要

也穀梁傳僖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謂記其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備之也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專水利毋訖禱言止也毋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以婦人與國事與音禎慶源輔氏曰一明天子之禁但一意以明天子之禁而已不孝是惡之大者故居首世子必告於天子而後立既立則豈可擅自易之不孝是不子易樹子是不父以妾為妻則無夫

婦之別之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忽忘也

士世祿而不世官恐其未必賢也官事無攝當廣求賢

才以充之不可以闕人廢事也取士必得必得其人也

無專殺大夫有罪則請命于天子而後殺之也無曲防

不得曲為隄防壅泉激水以專小利病鄰國也無過羅

鄰國凶荒不得閉糴也無有封而不告者不得專封國

邑而不告天子也新安陳氏曰五命即載書之辭才者育之亞於專賢所以明貴德言歸于

和奸血構怨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

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者長君之惡也君之過去萌而先意導之者逢君之惡也南軒張氏曰君有惡承順而長之固為罪矣逢君惡者逆探君意而成之罪尤大也其諛必為未安於心未敢遽害尤深蓋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心未敢遽達也己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己意未形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故長君惡於外者其罪易見逢君惡於內者其隱難知易見者害猶淺難知者害不可言也自古奸臣之得君未有不自逆探君意以成其惡故君臣之相愛不可解卒至於俱亡而後已逢君之惡云者可謂極小人之情狀矣○慶源輔氏曰長君之惡者無能而巽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逢○林氏曰邵子有言治春秋者不先治五霸之功罪則事無統理而不得聖人之心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五霸有過者亦未有大於五霸故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以上邵子之說

孟子此章之義其亦若此也與音然五霸得罪於二王今之諸侯得罪於五霸皆出於異世故得以逃其罪至於今之大夫宜得罪於今之諸侯則同時矣而諸侯非惟莫之罪也乃反以為良臣而厚禮之不以為罪而反以為功何其謬靡勿哉慶源輔氏曰孟子雖斥桓文之
人得春秋之大皆笑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慎子魯臣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教民者教之禮義使知入事父兄出事長聲上也用之
使之戰也慶源輔氏曰能如是而教其民乃可以即戎
目子弟之衛父兄矣不然則是陷之於死地
也故謂之殃民在堯舜之仁政豈容之哉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是時魯蓋欲使慎子伐齊取南陽也故孟子言就使慎
子善戰有功如此且猶不可新安陳氏曰就使僥倖克
敵已驕敵怒禍方深耳况

未必能且不免敗乎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音

滑釐慎子名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

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待諸侯謂待其朝音潮覲聘問之禮宗廟典籍祭祀會同

之常制也慶源輔氏曰觀此二句則知先王之制封國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天子有大勲勞於天下而其封國不過百里儉止而不過

之意也問王制與孟子同而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

里鄭氏以王制為夏商制為夏商中國方三千里周公

斤而大之中國方七千里所以不同朱子曰鄭氏只文

字上說得着然甚不曉中情且如百里之國周人欲

增到五百里須併四箇百里國地地方做得一國其所併

四國又當別裂地以封之如此則天下諸侯東遷西移

改立宗廟社稷皆為之騷動矣且如此趨去不數大國

便無地可容了。許多國何以處之。恐其不然。竊意其初
只方百里。後來吞併遂漸大。如禹會諸侯於塗山。執
了許多國。武王時諸國地已八百國。自非吞併如何不見
而對之。當時封許多功臣之國。緣當初滅國五十。得許
多空地。可封不然。則周公太公亦自無安地。處孟子百
里之說。亦只是大綱如此。
說文是實。攻得見古制。

今魯方百里者。王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
益乎。

魯地之大。皆拜讎吞小國而得之。有王者作。則必在所
損矣。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以求之乎。

徒空也。言不殺人而取之也。慶源輔氏曰。不殺人而取
彼與此。仁者猶且不為。以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其非所當得故也。况於
殃民而求廣土地者乎。

當道請事合於理。志仁謂心在於仁。華陽范氏曰。君子
之事上也。引其君

於正。小人之事上也。引其君於邪。君子引其君於仁。義
引其君於愛民。引其君於納諫。引其君於恭儉。引其君
於學問。此君子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仁而已矣。小人
引其君於好利。引其君於好戰。引其君於用刑。引其君
於拒諫。引其君於驕侈。此小人之所以引其君者。志於
不仁而已矣。伊尹以堯舜之道。引成湯。故成湯為文
武之君。周公以文武之道。引成王。故成王為文武之君。
此引其君以當道。紫夷公以專利。引周厲主。故周亂。趙
引其君以當道。紫夷公以專利。引周厲主。故周亂。趙
以刑法。引秦二世。故秦亡。此引其君以當道。非道也。
西山
真氏曰。道之與仁。非有一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
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有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
新安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
必不殺人。以爭地。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
法也。殃民者。仁之反。欲慎子導君以仁。不殃民而為不

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

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

之是富家也鄉為去聲辟與開同

辟開墾反也也朱子曰鄉道志仁不可分為二事中庸

不鄉道之實也前章務引其君以當道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

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

約要平聲結也與國和好聲相與之國也新安陳氏曰前

下奉上者此是為君強兵戰勝攻取者暴君之良臣實

治世之民賊不能引君鄉道志仁而導以不道不仁助

桀為虐者也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言必爭奪而至於危亡也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抵與前

者徒以能富國強兵為忠而其君亦固以此為臣之忠

於我也而孟子以為民賊何哉蓋君不鄉道不志於仁

而但為之富強之計則君益以驕肆而民益以憔悴是

上成君之惡而下絕民之命也當時諸侯乃以民賊為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白圭名丹周人也欲更聲執法二十分扶問反而取其

一分林氏曰按史記白圭能薄飲食忍嗜膏腴王欲與章

此同苦樂音略同樂觀時變入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
積致雷其為此論蓋欲以其術施之國家也勿軒能
列傳曰圭當魏之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
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用事僮
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曰吾治生猶孫吳用
兵商鞅行法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斷決仁不能以
取予強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
皆不告也蓋世言治生者知白圭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音略

貉北方夷狄之國名也

蕞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

孟子設喻以詰陳乙圭而圭亦知其不可也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

無諸侯幣帛饗殽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

北方地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生之得及未寒饗殽以

飲食饋客之禮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無君臣祭祀交際之禮是去人倫無百官有司是無君

子

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

因其辭以折之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什一而稅堯舜之道也多則桀寡則貉今欲輕重之則
是小貉小桀而已慶源輔氏曰什一。中正之制也。故以
有所不同。然一本於中正。則無以異也。惟其中正。所以
行之。天下而安。傳之萬世。而無弊。周衰。主制盡廢。兼并
之俗。起而富。遂以不均。白圭。履身禁欲。樂觀時變。知
取。矢乎此。居積致富。此三代盛時所無有也。其犯先
王之禁。大矣。顧乃私憂過計。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術
施之國家。故孟子明辨其不可觀。其始則取其事之
辨者。以開其智。中則廢陳。其不可之實。以破其說。未則
舉堯舜之道。不可得而輕重者。使之有所歸。著亦可謂
委曲詳盡矣。○雲峯胡氏曰。易曰。節以制度。必先言中
正。以通蓋堯舜之道。中而已。重之輕之。皆非中也。可行
於夷狄。不可通行於天下。可行於一時。不可通行於萬
世。○新安陳氏曰。彼真貉。曰桀。為大者。此為小者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白圭為聲之筑堤壅反委恐而

注之他國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順水之性也

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

壑愛水處也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

矣惡去聲

水逆行者下流壅塞故水逆流今乃壅水以害人則與

洪水之災無異矣智勿軒熊氏曰。按白圭自言善治生。有

所無事則不智。以鄰國為壑。利己害人。則不仁。所謂強
勇亦愚。悍自作而已。此戰國富強之術。故深抑之。○新

安陳氏曰禹除天下之害順水之性而俵之於海去除一國之害不順水之性而俵之於鄰是禹為天下除之害也。不仁甚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乎

亮信也。與諒同。惡乎執言凡事苟且無所執持也。朱子曰

之說文古無亮字。以為與諒通者近之。然諒有二訓。止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訓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南軒張氏曰。諒對貞而言。則專於諒者未必貞也。以己之私意為諒。非諒之正也。孟子之言諒諒之正也。○慶源輔氏曰。此與論語人而無信章同意。此以守言彼以行言也。○注氏曰。執諒體常也。不諒通變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喜其道之得行。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

否。知去聲

此三者皆當世之所尚。而樂正子之所短。故丑疑而歷

問之。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

丑問也。

曰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好去聲

丑問也。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况魯國乎。

優有餘裕也。言雖治天下尚有餘力也。趙氏曰善取於

於人則無窮。此其所以雖治天下猶有餘力也。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音夫

同扶下

輕易黻也言不以千里為難也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
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音移治去聲

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慶源輔氏曰世間此等

者是乃所以為愚也然原其始則起於予既已知之智
意萌于中而已可不畏乎○新安陳氏曰距與拒通前
漢汲黯傳智足以君子小人逆為消長聲直諫多聞之
距諫亦用此距字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理勢然也○此章言為政不

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於有以來天下之善南軒張氏

篤非舍己私者不能能舍己則中虛虛則能來天下之
善於為天下何有蓋善者天下之公也言以為是則專
已而絕天下之
公理激就甚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其目在下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
行也則去之

所謂見行可之仕若孔子於季桓子是也受女樂而不
朝辭則去之矣

其說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

之

所謂際可之仕若孔子於衛靈公是也故與公遊於園

公仰視蜚與飛同鴈而後去之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反乎

公問兵陳孔子曰姐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

遂行復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

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

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所謂公養之仕也君之於民固有周之之義况此又有

悔過之言新安陳氏曰所謂大者以大所以可受然未

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則猶不受也其曰免死而已則

其所受亦有節矣朱子曰孟子言所就三所去三其上

其次以禮貌衰未衰為去就又其次至於不得已而受

其賜則豈君子之本心哉蓋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吾

言矣則有能接我以為禮貌而周我之窮困者豈不善於

彼哉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然孟子蓋通上下言之

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孟子於其受賜之節未嘗

究如是之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

於如是之貧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道為道而禮在彼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為禮而仕也

集註而後之貪利苟得者以是藉口而全不顧義遂流

於身欲而不受其賜也故言此以防警之然使上之賜下止

曰本初言去就各三其死則時可知矣兩節言去就未

故周之獨不言可蓋飢餓不能出門戶是欲去而不能去者

容不受。而曰免死而已。則亦未嘗過受也。君子於去就辭受之際。可謂嚴矣。此孟子亦未嘗過受也。君子之問也。今之君子何如哉。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說音

舜耕歷山三十登庸。說築傳巖武丁舉之。膠鬲遭亂鬻

余六販方萬。魚鹽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以

相。黻國孫叔敖隱處。海濱楚莊王舉之。為令尹。百里

奚事見形。前篇新安陳氏曰。舜聖人且君也。故只曰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

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曾與同

降大任。使之任。大事也。若舜以下是也。空。黻窮也。之。絕

也。拂。戾也。言使之所為不遂。多皆音戾也。動心忍性。謂

竦音勇。動其心。堅忍其性也。然所謂性。亦指氣稟食色

而言耳。朱子曰。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忍其聲色臭味之

則性定。心活。則不為欲所役。性定。則不為氣所動。○雲

峯胡氏曰。或謂孟子嘗曰。不動心。曰。養性。此曰。動心。忍

性。何也。曰。彼言不動心。是處富貴而富貴不能變動其

心也。此言動心。是處貧賤而貧賤有以竦動其心也。譬

之水。動心。是浚得源頭活水。滾滾出來。不動心。是本然

之天命。不使之不使之有所動。於外。忍性者。忍其氣稟食色

之性。不使之有所動。於中。○新安陳氏曰。分配之。若心

志所以動心。動心則善念由此生。勞餓空乏所以忍性。忍性則物慾由此窒。拂亂所為所以增益前所不能者。而能之。則德業由此進。舜大聖人。未必盡由此。而窮若之迹實如此。履此豈無所警省。若傳說以下所以能當大任。實由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爭此也。實由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曾行。忽然一旦撞行去。少間定墮坑落塹也。慶源輔氏曰。人不經憂患。困窮頓挫。推屈則心不平。氣不易。察理不盡。處事多率。故謂人若要熟。須從這裏過。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會熟。熟謂義理與自家相便。習如履吾室中。

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

恒胡登反也。猶言大率也。橫不順也。作奮起也。徵知盈反也。喻曉也。此又言中人之性。常必有過。然後能改。安

陳氏曰。下文所謂作。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與喻。即是改過之事。蓋不能謹於平日。故必事勢窮蹙。以至困於心。橫於慮。然後能奮發而興起。不能於幾聲微。故必事理暴著。以至驗於人之色。發於人之聲。然後能警悟而通曉也。朱子曰。困心衡慮者。心覺有其過。而後能改。衡。言恒也。皆上智之事。自人恒過。而性矣。下兩句。只是改過之事。雖是。不能謹於平日。至於事勢窮蹙。困心衡慮。始能奮發而興起。然畢竟是其才尚足。以有為。雖是不能燭於幾微。至於事理暴著。微色發聲。始能警悟。而通曉。然畢竟是其智尚足。以有察如此。故亦可以進於善。若至是而不可不覺焉。則下愚而已。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拂與弼同。

此言國亦然也。慶源輔氏曰。上言在國亦然。法家法

度之世臣也。拂士輔弼之賢士也。新安陳氏曰：人主為國，內有守法持正者，

規謀之，外有敵國外患，以警懼之，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否則驕縱而國亡矣。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也。樂音洛。

以上文觀之，則知人之生全出於憂患而死亡由於安

樂矣。新安陳氏曰：憂患木必便生，然憂患則警戒，而其慮深，有生全之理。結章首至而後喻一截，安樂未

必便死，然安樂則多怠肆，而其志荒，有死亡之理。結入

其無法家至國恒亡一節，自困而亨，上聖尸然，諸賢皆

然中人則待有過而後能然，為國者亦莫不然也。大

槩此章言處困苦憂患之意多，安樂即憂患之反也。○

尹氏曰：言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入之仁。雲峯相

堅忍其志，然後自至於熟。堅志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

是入德路頭，熟仁是成德地步。以安樂失之者多矣。南

張氏曰：知生於憂患而死于安樂，生言生之道，死言死

之道也。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處安樂，無憂患可至，則

如之何，必也念安樂之可畏，患天命之無常，戒謹恐懼，

不敢有其安樂，是乃困心衡慮之方，生之道也。死于安

樂，非安樂能死之，以溺於安樂而自絕焉耳。故在君子

則雖處安樂而生理未嘗不遂，在小人則雖處憂患而

死亦恐不免，窮斯濫是也。○勉齋黃氏曰：恐懼脩省，當

生於憂患，驕奢淫佚必起於宴安，當既窮困躓之餘，其

操心危，其慮患深，其刻厲奮教以進於善，有不期然而

矣。○新安陳氏曰：張子西銘云：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後二句，即孟子此章之意。前二

句，孟子所未言也。人能知此，則處憂患者固可生，處安

樂者亦不死矣。盡心上篇有德慧章，意與此合。當參看

動心是克廣道心，忍性，是節制人心。一是擴天理，是

欲過人。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

而已矣。

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為潔而拒絕之，所謂

不屑之教誨也。其人若能感此，退自脩省，反。悉非則是亦我教誨之也。朱子曰：趙氏註：屑，潔也。考孟子不屑就與之教誨，謂不以其人為潔而教誨之。如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之類。○新安陳氏曰：不屑教，非忍而絕之實將激而進之，是亦多術中教誨之一術也。孔子於孺悲、孟子於滕更，皆是。○尹氏曰：言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材而篤之，無非教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二



